

文
昌
旅
語

王文祿記

中
華
書
局

文昌旅語

此據百陵學山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文昌旅語卷一

傳曰古者于旅也語夫旅衆也衆聚不容無語相成也法兌麗澤嘉靖戊申季冬朔廣呂約會文昌祠八十有一人衆矣聚而語語而紀紀而成秩題曰文昌旅語姓名見語中沂陽王文祿東筆紀之乃僭引云

兩山徐子梗曰秋間子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沂陽王子文祿曰山半一竅東火入穹窿敞豁由暗達明如重窰石白如玉其底石板稜層如斧鑿下其上
有石膏流結爲柱爲人掌人形北上一竅由山頂出

天光照云兩山子曰山阜阜也曷奇巧如斯謙謙仇子俊卿曰開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汨去如癰腫旣潰惟石隆然獨存仰屋胡子憲仲曰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其阜厚耳石膏鐘乳不猶骨髓乎

謙謙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時灰砂滾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冀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威遠有一男子
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
七忽化為男此何異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
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質也而化男陰
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為幻氣
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圻
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
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圻且震焉是陰
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
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謙謙子曰近日海寇剽掠爲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東沙子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少豐子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沂陽子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統綺士卒庭羸

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膺琴臺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弗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綉甲冑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為弊枵腹稱貸妻子啼飢餉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竄達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舡舡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為善良且因以裕國用矣仰厓子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

其進間其黨也沿海出舡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侯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舡則在海者日戒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撞樁隱于水面礙其來舡可也詞其聚泊東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舡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舡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水牌朱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舡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

夫用間者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賢變化氣質
氣質變化甚難奇峯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
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
親虛斯誕察斯鑿詐斯罔怯斯止非學曷矯哉
霖川陳子鯉易學也與奇峯子論乾坤二象奇峯子
曰孔子象乾之剛健以馬象坤之順承以牛文王以
龍象乾周公以馬象坤是可見文王之為君也周公
之為相也孔子之為師也霖川子曰象者象志乎
仰樗廋子志高問曰易詩書禮春秋皆經也惟詩學

不絕何也奇峯子曰易聖學之淵也強之下學則拂書淳世之務也施之末俗則窒禮民情之恒也律之君極則泥春秋衰國之事也稽之盛王則陋詩者播上下達賢賤齊隱顯觸憂樂通治亂其天地元聲乎故三百篇後作者不可勝紀或悼時幽憤或經世嘆謨今時人文盛矣觀風者盍示采之陳治哉

熙臺劉子炘與奇峯子論夷狄盛衰奇峯子曰夷狄盛衰繫中國國治昌明夷狄雖盛亦衰國治微闇夷狄雖衰亦盛靖康夷狄其盛之盛乎熙寧夷狄其衰之盛乎

中庸五達道有曰朋友之交也仰厓子嘆曰交之義大矣哉心孚道合之謂交非特朋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然是以君臣之交見于唐虞父子之交見于文武夫嬪之交見于梁孟昆弟之交見于祥覽吁下此亦鮮矣故阿衡之不惠其君非不明也孝己之見逐于父非不仁也會稽之妻請去其夫非不貞也薛氏之弟有訟其兄非不友也其如心之未孚道之未合何哉故君子明白以啓發之誠惻以感動之不見人之非不見我之是所以積久而待交也交義合而國家之務成矣或謂子之言交信大矣聖人奚獨系

之于朋友哉曰朋友人倫之紀綱也系之朋友而四
倫可推也人特未之察也

仰厓子曰萬物從虛中來故人心本虛虛故靈靈故
與天地合德今人讀中庸稍知誠之為賢而不知虛
之為先未有心之虛而能誠者故虛者物之始也
誠者物之成也虛者善之入也誠者善之實也

仰厓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言人
心素有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言吾心
素有也以吾心素有而通人心素有其性一也此萬
物皆備于我之徵也故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止